

田景福小說選

7.7
2

田景福小说选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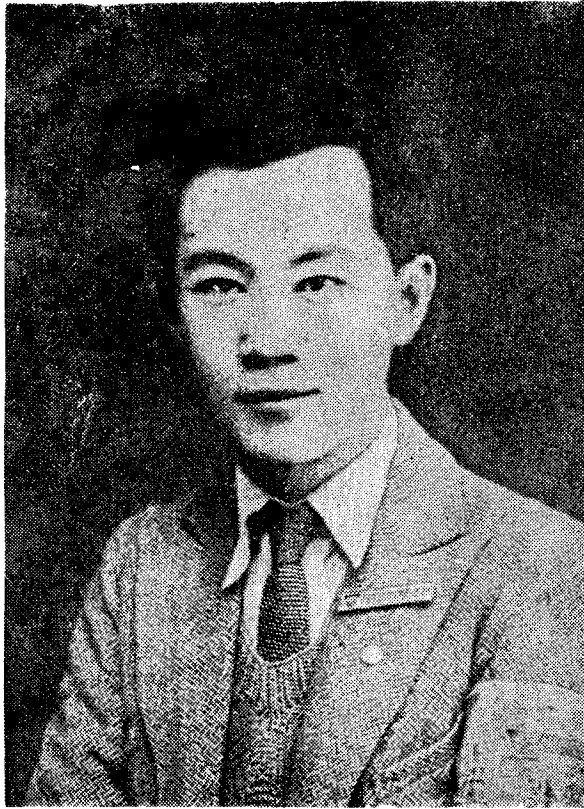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4.875 印张 5 插页 93 千字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35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638 定价：0.80 元



前言

杜鹏程

这是鲁迅先生答应作序的一本书，当时未能实现。今天——五十年后的今天，此书得以问世，出现在读者面前，这是值得庆幸的事，但是，我为昔日中国文学多灾多难和中国作家的命运悲苦而长叹不已！

当年，田景福请求鲁迅先生写序的集子名为《冬天的事》，此事在一九八〇年出的新版本《鲁迅全集》的注释条目中有记载。原集子中收入的中、短篇小说共七篇：《冬天的事》、《卖鸡子的妇人》、《厨子的故事》、《一个院子里》、《偷柴》、《水警》和《割禾》。以后，国民党审查委员会将其中三篇销毁。现在新出版的《田景福小说选》，只存留原有作品四篇，又新增添了四篇。这四篇是中篇小说《钱的作祟》、短篇《一个楼顶上的朋友》、《刘二哥》和《守忠叔》。新添的文章内容，除《一个楼顶上的朋友》是写学生的外，《刘二哥》和《守忠叔》，都是描写农民的悲

惨生活的，可称为《卖鸡子的妇人》、《偷柴》的姊妹篇——全是旧中国农村的血泪史！

书名换了，但它还是昨天的事——《冬天的事》。它让你回顾过去，也让你思索未来。

冬天的事，通过它，你能感觉到：有这样一位知识分子，有这样一位作家，他愤怒而痛苦地凝视脚下燃烧的土地，也远眺北国的破碎的山河；在这苦难的土地上，地主官僚残酷地压迫剥削，这使他异常愤恨；城市生活贫困，农村经济破产，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，也使他忧心如焚！田景福，这位崇敬鲁迅先生、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作家，他激情的目光，总是投向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，研究它，剖析它。正如董大中在他的文章中所讲的一样：“以鲜明的爱憎感情，探索社会的锢弊和小人物的命运。在这些小说里，他真实地描写了三十年代前半期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，表现了贫富尖锐的对立和人间的和平，暗示一场革命风暴就要来临。”

冬天的事，通过它，你能感觉到，有这样一位知识分子，有这样一位作家，他描写过种种人物和人情世态。他把自己的笔墨，把自己炽热的感情，奉献给苦难重重的劳动人民。他笔下有挖煤工人，无依的老太太，贫苦青年、寡妇、搬运工、厨子、婢女和穷教师等等。不过中国农村，中国农民，总是和他心连心，他的大部分文章是记载他们悲剧命运和流血的心。当你读他一篇篇文章，从字里行间，可以感到作者寄予农民的深深的同情和执著的爱，这正是他的作品支柱，

这正是他的作品生命。

三十年代北方的作家，能如此热忱、专注而深刻地在文学作品中，描绘劳动人民——特别是大量塑造农民形象的作家为数并不多。

田景福，不仅描绘了众多的劳动者的形象，而且作为典型，他们都有着各自的艺术价值。《卖鸡子的妇人》这篇作品，虽然读后有沉重和忧郁的感觉，但是这一家三口死绝的人间悲剧，这工人与农民的痛苦及惨情，今天依然使人挥洒热泪。文中的李寡妇，这可怜的农村妇女，自有她的精神负担，而且悲惨地死去了！但作为艺术典型，她是永生的。这位妇女是忍辱负重的母亲，是在地狱般的生活中自我牺牲的母亲。她有她的伟大处。但是，这种无知、愚昧、容忍、眼光短小以及生命如同草芥等等，也许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弱点。直到今天，这形象既有艺术价值，也有认识价值。这样的作品是不会随便消失的，因为它渗透着作者的血和泪，渗透着作者痛恨旧世界的激愤感情，也渗透着作者深沉而悲哀的思考。

读田景福这个集子，你能明显地看到，他从我国文学汲取营养，特别是继承“五四”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，他以鲁迅为师，建立起自己的美学理想与美学追求。三十年代，有的青年作家，热情充沛，但对现实生活认识不够，功力又差，写出的作品常常流于空喊，寿命不长。田景福却大不相同：当时他二十几岁，在艺术探索方面也是努力向鲁迅学习。这样刻苦钻研，极大地提高了他。更重要的是：他文学

根底很扎实。他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理想和探索。文笔也挺老练。他五十年前写的文章，今天来读，人物生动，结构严谨，语言流畅，北方的风土人情和动人的生活细节，都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眼前。让人不禁赞叹：这是我们文学长河中自有特色的浪花！

田景福生于一九一一年，山西汾阳人。有人以为他家庭富有，其实他是贫穷人家子弟，因为偶然的机缘得以求知读书。他年轻时生活清苦，这使他学会思索，促使他投身文学，更使他深知中国人民生活的不幸、艰辛和痛苦。他作品中反映的种种人物在贫穷中受煎熬的情形，其中有些就是他亲身经历——血和泪的记述。

他少小时就喜欢文学，十五岁发表小说。以后还写过很多歌曲，——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。大学毕业，一九三五年春回到太原后的几年，是他创作丰收期，仅短篇小说就发表了数十篇，还有长篇小说在太原的报纸上连载。这年七月，组织了一个“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”，他被选为主席。有二十多个爱好文艺的人，其中绝大多数是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。他们经常举行集会，热情地讨论作品。是年十月，他还主编《青年文学》专刊。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，他给鲁迅先生写信报告了“文学研究会”的活动，敬请帮助指导；又说自己将所写小说编成一个集子，不知先生是否可以作序。鲁迅先生立即复信，应允作序。作序虽然未成事实，但田景福对鲁迅扶助青年的热情深受感动，铭记不忘。不久，鲁迅先生溘然长逝，举国震动，太原也沉浸在极其悲痛的气氛中。当时

由田景福、杜任之等人发起，召开“太原市文学青年追悼鲁迅大会”。追悼之日，到会七百余人，群情悲痛而又激愤，也是向反动派示威。由此可见，鲁迅先生对田景福的重大影响。

从事创作，参加文学运动，接近先进的青年朋友，以及鲁迅先生的影响，这都是一个青年作家当时能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。

抗日战争初期，他离乡背井，在敌人炮火下，边工作边撤退，到了西北。往后岁月里，还时断时续地写作，但再也没有全力以赴地从事文学，也没有写出象三十年代上半期所写的意义重大的作品了。离开了故土，战争年代长期的颠沛流离，以及我国当代生活中较长久的“左”的阴云笼罩，这些也许是他后来未能献身文学事业的一些因素。

我以为，受过鲁迅熏陶的、又有可贵的创作经历的田景福同志，应该继续执笔为文，为了自己，为了后辈，也为了这伟大的时代。

1985.5月于西安

目 录

前 言.....杜鹏程（ 1 ）

卖鸡子的妇人.....（ 1 ）

守忠叔.....（ 22 ）

割 禾.....（ 41 ）

刘二哥.....（ 56 ）

钱的作祟.....（ 64 ）

偷 柴.....（ 88 ）

水 警.....（ 101 ）

一个楼顶上的朋友.....（ 116 ）

后 记.....田景福（ 136 ）

新文艺在太原发展的一个实绩.....董大中（ 139 ）

——介绍《田景福小说选》

卖鸡子的妇人



谁都知道，除了她那儿子以外，只有十几只杏黄色的牡鸡算是她的亲人。没有亲戚，也没有族人；丈夫早已死了，儿子只有一个。丈夫死时，儿子还在肚里。因此丈夫的遗嘱将儿子叫做立门，理由是：假使没有这个孩子，这门人家的血统那能够立得起来？

立门是妇人眼中唯一的活宝，唯一的命根，是妇人

生命中唯一的生活素，唯一的希望。我们常见妇人抱着孩子唠叨地告人：“列位您瞧，没有俺这宝贝，俺早不知嫁给张三或李四啦，是不是，老天爷究竟没瞎眼，是不是……”说着便在孩子的胖脸蛋吻一两下。

年轻人听到这里，便故意同她开玩笑，令她着急：

“中年寡妇想起嫁，天地众神留不下。日子长久哩，你能守得住吗？不敢定，不敢定，哈哈，你们女人……”他们逗她，一直等她骂出口为止。

可是有几根胡子的老年人便不同了：

“好一位贤良的妇人，总算是李氏门中有德，不然决不能娶过这样贤良的妇人。丈夫没给留下一亩田地同半间土窑的遗产，竟有志气守起寡来！好个贤良的妇人，立座节孝牌坊都不算过份。”

到底是老年人的眼光比较年轻人来得深刻。不久，李寡妇真能吃苦耐劳的行为，便成为全庄人士一致赞叹与钦佩的对象；而她的为生活奋斗的情形，也便成了庄上人士有趣的谈话资料。

每晨，雄鸡直起脖子叫了第一声，李寡妇便揉揉睡眼披衣而起。那时天色还不亮，可是妇人偏有本领摸黑作她一切要作的工作（不点灯当然为节省油）。第一件事，照例先摸一下睡得正浓的孩子，灰黄的脸上便浮出一丝仅有感觉得到的微笑。有时更要俯下身去吻一吻孩子的小脸，轻轻地，并且很迅速地便离开了，恐怕惊醒孩子。接着便是隔着窗户，由隙缝中，用一只眼仔细数着檐下架上的小鸡，看有什么意外。

没有？是否被黄鼠狼拖去一只？这时天色未明，所以她数上半天，仍然只能得到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，结果仍旧要开门出去，跑到架下，一个一个用手挨着去摸。等证实了鸡儿一个个缩着头颈，睡得很宁贴，便又满意地笑了。然后回到屋里，烧火煮饭，饭快熟了，孩子也醒了，母子俩香甜地吃着谈着。饭一吃毕，差不多已是鸡儿落架的时候，孩子这时便跳出门去，检查夜间鸡窝里下蛋没有？

一片青青的草地，一条蜿蜒的小溪，几株垂柳，几间茅屋。李寡妇饭后消磨光阴的方法，便是坐在茅屋前面，杨柳荫下的青石板上，一面忙着由财主人家揽来的针工，一面照顾着一个孩子和几十只小鸡。孩子在青草地上追逐着鸡玩。鸡儿走得远了，李寡妇不慌不忙，将嘴唇往紧一缩，口腔叫出：“咕咕咕”的声音，这些小动物立刻象运动员跑田径似的便向它们的女主人飞奔来了。

多么有趣的生活哟！

鸡蛋攒满一篮，便提了进城去卖。城与村的距离虽是廿里的长途，并且必须经过一座大山，可是习惯了便不以为苦。别瞧她是一对小脚，来来往往，连个尖也不打。有时肚里隆隆作响，分明是饿了，她总舍不得花两个铜板买个烧饼吃吃。她常是咬紧牙根，勒紧腰带，表示对饥饿不肯屈服的神气。

她还有一种古怪而执拗的脾气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她卖鸡蛋只许自己讨价而不准别人还价。一还价，她立刻头也不回一言不发地提起篮子便走，不管你是谁。因此城里的人大

都同她没有好感！他们讨厌她！虽然她所讨的价钱并不比别人实售的价钱昂贵。可是城里的老爷太太谁有闲工夫去问那事。然而她的脾气也真傲，她对他们从不屈服，往往将满满的一篮鸡蛋提到城里，仍旧满满地提回家去——虽然那是往返四十里的长途。

蛋厂设立在城里了。

鸡蛋由一角钱二十，涨到一分大洋一个。李寡妇喜得头颈上都起了皱纹。无论任何时候，只要有鸡蛋提到城里，立刻可以很顺利地出售。有时还有担着挑子来乡下收买的外路人。只须每十个鸡子少售五枚铜元，便可免去四十里的跋涉。不过这种吃亏事李寡妇是不肯干的，她常告诉人：

“哼，五个铜元可不容易，讨吃还得跑五家哩！”

她仍旧提了篮子到城里去送，所不同的是她有时竟舍得拿出一两个铜板，为儿子买点乡下所没有的吃食之类。她疼爱钱——然而尤其疼爱她这唯一的儿子。

二

时光流水般地消逝了几年。

李寡妇家的鸡已由十几只增加到二十几只。立门的年龄也随着鸡儿增加了一倍。李寡妇个人呢？她除了额上深了几条皱纹和口里也动摇了一个门牙之外，其余工作却未曾改变分毫。她仍旧坐在杨柳荫下那块青石板上，她仍旧进城送着鸡子，可是她的脾气却较以前更执拗了。见了一个中年人（那

都是前几年的年轻人) 由她门前经过, 她便要叫住他们:

“喂, 站住, 你们还轻视李奶奶吗? 你们看俺守寡守牢守不牢? 回答呀, 怎么不开口呢?”

骄矜得意的神气充满她的全身。等那个人对她笑一笑或是夸赞一两句走过去了, 她还要自言自语地咕哝半天:

“儿子已经十二岁了, 再熬三载, 便是个成丁的后生。娶上一个媳妇, 自己便作了婆婆, 再过二年, 抱上一个孙子, 自己便是老奶奶了。那时将喂鸡送蛋的事交给儿子, 缝纫的事交给媳妇。自己呢, 老了, 什么都不作了, 一手抱着孙子, 一手持着拐杖, 仍然坐在茅屋前面的石板上, 过来个人就问他: ‘你看俺这守寡守牢守不牢?’ ……”

未来的希望, 支配了她整个的思想。她这时在苦的生活中挣扎感到甜蜜, 她体验出“不受苦中苦, 怎为人上人”这句话是不错的。她在最低限度的生活里越法节俭起来, 虽然别人认为这是可笑的行为。因为她的经济来源就是鸡蛋的出售同缝纫的工价。再从这微小数目里减去娘儿俩生活的费用。所余还有多少? 不过这些话是不能在她面前说的。一说, 她立刻睁起眼来同你辩驳:

“蚂蚁还能搬倒泰山, 铁杵还能磨成小针, 你敢断定俺家永远就是守穷?”

知道她脾气的人, 谁也不愿自讨这种没趣。

同时也有些刻薄的人故意来调侃她:

“李奶奶这几年一定攒得大洋不少? 快压塌箱底了吧? 李奶奶有老后运哩, 老了该享福! 立门是个再好不过的孩

子，就是……”他们引得她乐了，然后慢腾腾地说：“孩子也是定个童养媳的年纪了。你老人家为什么还不……”他们瞧着她，表示出非常关心的神气。

于是她兴奋了：“诸位说的何尝不是，俺也是这般想，可是钱……还……还……”

“你老别客气啦，我们又不向你老借个三块五块。我们来是给你老做媒，东村王家的姑娘模样儿挺不错，针工也很巧，又规矩又体面。你老也见过，今年与立门同庚，你老的意思如何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！诸位别开玩笑啦。人家哪里肯？”她口里这样说着，心里却受宠若惊似的打算起来：真的吗？王家果真肯同自己这样的人家结亲吗？不过也说不定，立门这孩子是无人不爱呢。想到这里，她便按捺不住哈哈大笑出声来：

“真的么？诸位不是开玩笑吗？”她又问一句。

等到他们告她并不是说谎，她便立刻给他们打酒做饭，将新下的鸡蛋煮一盘，炒一盘，尽她的能力所及地款待他们（本地风俗叫做请媒）。他们酒足饭饱之后便回家睡觉，第二天再来吃她一顿（本地风俗，是媒不是媒，先吃七八回）。直到他们吃得厌烦后为止，那时他们便正式告诉她：

“一切都没问题啦，只是王家的条件：必须你老先拿出大洋三百元，作为姑娘的聘礼。”到这时她才晓得受骗了。她骂他们，可是骂破嗓子才将他们骂乐了呢！

他们索性跑到街上炫耀地告人：

“我们吃了李寡妇六顿，将这守财奴的一篮鸡蛋都吃光

了！哈哈！都吃光了！”

于是全庄人士便将这桩事当作有趣的笑柄传着。

三

立门的确是一个值得疼爱的孩子，别瞧他是年龄不足十二岁，他已能挑起整担的水，担着整笼的煤，做着一切成年人所能做的事了。他具有父亲的吃苦耐劳的筋骨，兼有母亲的坚强挣扎的精神。无论什么事，他都要干得漂亮，叫大人们喝一声彩。他能吃大人们所能吃的一些苦。虽然他没有受过什么“为生存而奋斗”的教育。可是他每日能听到李寡妇恨铁不成钢式的一种唠叨，怕比什么教育都有力：

“儿呀！抖起精神熬日月吧！不受苦中苦，怎为人上人……”

“儿呀！这年头可不好过咧，妈就靠得你一个，你再要不成器，妈可没有活的路子啦！”

“儿呀！妈真不信你现在长成这么大的个子了！假使你爸爸尚在世的话，不晓得怎样高兴哩？你爸爸死的时候，你还在肚里呢。你爸爸那时在德盛煤窑是刮刮叫的工人，一天一夜能砍二十笼炭，天杀的，就在那时德盛煤窑出水了。那时庄上连死带伤九个人。儿呀！你爸爸那时便是头一个遭难的！那时他才三十八岁，那时他才三十八岁！”

“儿呀！你不要忘了妈请求恤金的那一回事，拖着一个大肚子跟在人家后面，好容易请出窑主来，他不肯出钱，妈

不肯走，最后那天杀的拿出你爸爸的卖身合同来了。妈那时气迷了心，一头便向那天杀的撞去，最后还是庄上人将妈劝了回来，妈那时在路上当着大众起誓，俺儿大了也要同那天杀的算帐……”

这些沉痛的话，立门不知听过几十次。谈这些话的时间，大都在晚间，孤灯如豆，母子独对的时候，直到睡神主宰了他的精神为止。天一亮，立门便挑着担子上窑去了。

黄昏临近，这才精疲力竭地走入家门，照例深深呼一口气，轻轻将扁担退下肩头，立刻肩上一阵针扎似的疼痛，不由啊唷一声！想哭似的。李寡妇这时候无论工作如何忙碌，总要颤巍巍地奔了出来，手里端着一个破了角的瓦罐，罐里盛着黄土；用大人安慰孩子的口吻，轻轻退下孩子的衣衫，在红肿到透血的左右肩上，轻轻按上罐中的黄土，以后便是手牵手进入屋里。然后立门便由怀中掏出一天挣来的二十个铜板，递在妈的手里，欢欣的空气立刻充满了屋里。于是劳苦也忘了，疼痛也忘了，母子俩吃着谈着，作儿的乘机报告给母亲一天之内所遇到的事故：例如“张老三在城里绊了一跤，一笼炭翻倒在大街，结果被警察揍了三下”，“刘家二栓今年十六岁啦，担一天炭才挣十四个铜板，哈哈，十四个铜板！”一个谈着一个听着，一直要到打起呵欠脱衣睡眠的时候。

天明，仍旧挑起担子上窑去了。

窑上的人，渐渐同立门厮混熟了。无论是挖煤的或司秤的，都晓得他是谁的儿子。大部分的人都和他父亲有点交